

## 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楊乃武與小白菜 第十七回 投聲氣論交仗有多金 乏興味借游惜無美色

話說錢寶生同劉子和二人，一個歡喜劉子和的金錢，一個佩服錢寶生的計謀，互相利用，倒成了尊逆之交。所謂物以類聚，劉子和這般的浪蕩子弟，自然同了奸詐刁毒的錢寶生交得甚好，而且錢寶生對於趨承人家，乃是特長，見了劉子和的面。只是少爺長，小子短的奉承，把個劉子和拍得骨酥筋軟，覺得再沒有比錢寶生知趣的人了。錢寶生便于中取利，著實得了些劉子和的好處。這一回倉前鎮上出孟蘭會，錢寶生早料到劉子和定到倉前看會，因此把自己的愛仁藥店樓上，收拾起一間臥室來，準備劉子和到來安歇。錢寶生的父母，對於錢寶生素來不能管理。錢寶生的父親，卻不似錢寶生一般的奸刁，倒是個正人。平日瞧見了錢寶生的作惡行非，行為不端，很不贊成，常訓斥兒子。無奈錢寶生的母親同兒子是一鼻孔出氣，把寶生溺愛非常，見了寶生這般行為，非唯不訓斥寶生，反以為寶生能幹，會賺大錢，不以丈夫的言語為然，只幫著兒子說話。又加著錢寶生向來不把父母放在眼內，連一個孝字怎樣寫法都不知道，叫他如何知道在父母面前要行孝道。聽了父親的良言相勸，便反唇相譏，有時竟把父親痛罵一頓。寶生的母親，也附著兒子，把丈夫訴說一回。錢寶生的妻子，雖覺得寶生不對，不應向著生身父親這般無事，只是那裡敢說一言半語，盡著寶生同母親向老頭子吵鬧，把個錢寶生的父親，氣得索索發抖，知道母子二人無可理喻，從此不再管寶生的行為，寶生倒覺得耳邊清淨，父子間的感情，可算壞到極頂的了，常是不同兒子會面，住在後面。寶生卻住在藥店樓上。這次料到劉子和要來看會，忙把自己住的一間臥室收拾清楚，準備給子和居住。自己同妻子，搬在藥店後面一間披內安歇。果然到了賽會的前幾天，劉子和派人到倉前，關照錢寶生，要到倉前看會，托寶生安排住處，寶生聽得，知道劉子和到來。自己有利可圖，忙連連答應，興高采烈的準備起來，渾如得了聖旨一般。把臥室收拾得清清楚楚，只等待劉子和到來。一面便托這個來關照自己安排住處的人，回復劉子和，請他早幾天到倉前，可以盤桓幾日，這人聽得，自去回復。劉子和聽得錢寶生已替自己預備了住處，在他店中，很是歡喜。又所得寶生請自己早幾天去，可以多玩幾天，正中下懷。只因子和這幾日在餘杭縣中，正覺得煩得膩煩，到倉前去游玩幾天，倒也未為不可，而且知道倉前舉行孟蘭勝會，四面去游玩看會的人，一定很多。倉前鎮上，必是熱鬧非凡。婦女們去看會的人，也不在少數。或者有幾個絕色女子，自己此去，既可以飽飽眼福，或是又有什麼艷遇，也未可知，便匆匆的預備行裝，一面又怕在倉前一有了奇遇，必定以金錢為第一要務，這次前去，須得多帶一些錢在身旁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即回到家中，向母親劉太太要錢，劉太太聽得兒子要到倉前去看會，向自己取錢，立即吩咐帳房，替子和備下了二百洋錢帶去。可是子和聽得母親給自己二百洋錢，覺得這二百元，倘是安安份份的看會游玩，那裡用得掉這許多錢，倘是要獵艷嫖娼，不免稍稍不足一些，不如多帶一些為妙，好得知道母親對於自己，只要開口，沒有不應之理，便笑著向劉太太道：「親娘，二百塊錢叫兒子用什麼好呢？你想我們這般人家，爹爹又是餘杭縣官，兒子出去，總不能現出寒酸將來，被人家笑話呀。」劉太太聽了點頭笑道：「寶貝的話，一些不差。你娘倒沒想到，你究竟要多少呢？可命帳戶去預備好呀。寶貝別先發急，你要用的一些，你娘總可替你辦到。只是你是個脆生生的文弱公子，帶許多現錢，怕不要壞了你，如何好呢？」劉子和一想，倒也不錯，倘是多帶了現洋，豈不累贅，不如帶些金器金條，要用的時候，可以折變，豈不是便當下呢。當下打定主義，即笑著道：「親娘說的不錯，多帶了現銀，重得討厭，不如帶些金子去吧。這一次兒子到倉前去，總得叫一只船去，便帶在船上，著差人看守了，豈不是萬無一失了嗎？」劉太太點頭答應，忙又命婢女去招呼帳房，替子和叫一只大船，把行裝發下船去，自己到房內大紅皮箱之內，取出十條金條，一包金葉，共是二十兩金子，交給子和。這時帳房預備的二百塊錢，也捧了進來。子和收好，這天和不再出去，宿在衙內，準備明天動身。

到了明天早上，一只大船已叫端整。子和的行裝，也發了下去。自有一班狐朋狗黨，在船中伺候。子和帶了兩個僕人，辭了母親，帶了金子現洋，一同下船，開船向倉前進發。從餘杭縣到倉前鎮，路程不遠。船開了二點鐘光景，已是到了。早有人上岸到愛仁堂藥店內，去通知錢寶生。寶生這兩天內，知道子和將要到來，已把臥室預備就緒，又安排下了丰盛酒菜，天天望著子和到來。聽得子和的船已到了倉前，忙跟了這報信的人，三腳兩步趕到河邊，望著子和的大船，正在那裡系纜。子和同了兩個朋友立在船艙門內，寶生一眼瞧見，即高叫道：「大少爺，怎地今天方才到來？我已候了幾天了。」子和聽得，抬頭一看，見是寶生，心中歡喜，忙點頭答道：「錢兄，有勞大駕，快先請上船來吧。」便有船夫搭上扶手，放下跳板，錢寶生走上大船。子和回到艙內，一同坐下。寶生笑道：「大少爺，這次敵處的會，真是盛極非凡，四方來看會的人，實是不少。我知道大少爺定得到來，怕沒有住處，在舍間收拾了一間斗室，請大少爺安歇，不知大少爺肯賞光？」錢寶生本是個塌鼻子，鼻孔中生了一塊多肉，塞得滿了的不通，又加著鼻子生梅毒爛掉了一些，兩個鼻孔，並成了一個，說起話來，哼哼哈哈的再也說不清楚。如今說了這許多言語，早面紅盤筋赤，鬧成一片模糊。一旁幾個家人，忍不住暗笑，虧得劉子和同寶生常在一處，還聽得清楚，便笑道：「多謝多謝，住在船上，可不是一樣的呢。」寶生聽得子和要住在船上，這一急非同小可，暗想倘是子和不住到自己家中，非惟自己這幾天的收拾房屋，預備東西，完全白忙，便是要想得劉子和的好處，也有限的了。即眉頭一皺，計上心來，向子和笑道：「大少爺，話雖不差，住在船上總比舍間來得舒服一些，不過怕有些事情不便當呀？」子和聽寶生言中有因，暗道：「對咧，自己倒沒有想到。這一回來看會，原是因了來年看會的人，必定多眾，或者有標致婦女，到此看會，所以也來趁熱鬧飽飽眼福，可有艷遇。若是住在船上，究竟不便。別說是獵艷，絕不方便。便是嫖妓宿娼，也不便當。聽寶生的說話，也有這個意思，說不定寶生已知道自己心思，早有預備，也未可知。覺得寶生這人，實是知趣。」忙點頭笑道：「好，只是打攪錢兄。」寶生忙道：「大少爺說什麼話來，寶生承大少爺看得起，光降舍間，已是臉上增光，如何倒說打攪的話呢？」子和笑道：「好好，我就住到錢兄府上，他們便住在船上就是。」寶生見子和已答應住到自己家中，心中大喜，忙連聲應諾，又笑著道：「大少爺既肯光降舍間，就請大少爺命貴管家把應用的行裝，發到舍間去吧。別的不緊，舍間的被褥，怕不乾淨，薰壞了大少爺，不是兒戲的。大少爺早上下船，想此時已是餓了，舍間已備下幾色粗肴，一杯水酒，越發請大少爺賞光，充一充飢可好？」子和聽說，即命家人將自己應用行李，發上岸去，搬到寶生家中，又吩咐幾個門客，同了差人，好好住在船上。寶生便向眾人笑道：「諸位放心，大少爺在小弟舍間，決不會出什麼岔子，凡事都有小弟承當。」說著，又向子和道：「大少爺，倘船上沒有什麼事情，就到舍下如何？」子和應了一聲，命一個長隨，帶了自己應用隨身物件，金條現洋等東西，跟了自己，一同到寶生家中。不多時早已就緒，寶生即先上岸去。子和同了長隨，也上了岸，一齊走到寶生家中。

進了愛仁堂藥店，上了樓梯，直到寶生同子和收拾的房內。子和抬頭一看，見收拾得雖不精緻，卻也乾淨暢亮。這時寶生早忙一個手足無措，安排東西。不一刻，子和的行李也搬到樓上，一切舒齊。寶生又命擺上酒肴，請子和享用。子和很是樂意，晚上便住在樓上，只留了一個家人侍候。其餘的人，都住在船上。

這一天，正是七月二十七，離出會的月底，還有兩天。劉子和到倉前看會本是其次，要最緊的，卻是瞧到倉前來看人的人之中，可有絕色女子。同了倉前鎮上，有否漂亮婦人。因此到了倉前，錢寶生早猜透了子和的脾胃，終日陪伴了子和，到鎮上各處去閑逛，四面留意可有標致女子，倉前鎮上，這幾天來看會的人，真不在少數，把一個平時冷清的小鎮，擠得人山人海，茶坊酒肆之內，也熱鬧非凡。鎮上店家，沒一家不利市三倍。婦女們到來看會的也不少，每天街上店中，總有許多女子在那裡閑逛，子和同寶生二人，天天上街去游玩，細細留意觀看，齊整一些的女子，雖有時遇見，真是標致的，卻未曾見著。鎮上也有幾家私窩子，寶生知道子和是一刻離不開女子的人，到了晚間，即喚來侷酒。其中雖也有一二個嬌小玲瓏，活潑可喜的妓女，總覺得有些土頭土腦，面貌又不十分可人。虧得劉子和這個抱著有妓即嫖主義，又有的是錢，化幾個滿不在乎，每晚常留著妓女侍寢，倒也不覺得十分寂寞。只是這一回的目的，以為來看會的人必多，定有幾個絕色女子，自己仗著錢可通神，大致可以達到目的，如今并未有這般

艷遇，連一個真正絕色女子，看也沒有看見，心中不免不十分樂意。

過了一天，這天已是二十九了。寶生同子和到鎮上游玩了一回，見這天來看會的人，越發來得多了，婦女也很不少，依舊沒有一個十分可人的姿態。到了晚上，回到寶生愛仁堂藥店之內。這天寶生又備下了幾色精致菜肴，一小罐女貞陳酒，喚了兩個倉前著名的私娼，一個喚做雅雲，一個叫瑞香，到家內陪伴子和，侑酒取樂。子和同雅雲、瑞香已在前二晚上，嫖過一次，因此很見廝熱，一面說笑浪謔，一面同寶生飲酒。飲了幾杯，子和有些酒意，想到這一回看來會，瞧見這許多看會的女子，一個也沒有真是絕色。雅雲、瑞香二人，只是玲瓏一些，面貌不過中人之姿。同二人相交，聊勝于無罷了。究竟這裡本地人家，不論良民娼妓，有否好的女子，便笑著向寶生道：「錢兄，這幾天來看會的人，真不是少呀。」寶生笑道：「正是，這也是因敝處今年的會況端的是盛極非凡，什麼抬閣、高蹺、臂爐、角端、執事、馬牌，無一不多，差不多在這二十年來，別說是敝處，就是省內，也未曾有過。所以來看會的人，如此的多了。我知道大少爺愛熱鬧了，即忙忙的來請大小爺觀看。」子和笑道：「老錢，你可知道我這一回到倉前，看會卻在其次。最要緊的，老錢，你且猜上一猜，是什麼事情？」寶生這人最是喜于趨承，劉子和的性情，早被他控得明明白白，知道子和是個好色之徒，兩天來在鎮上游玩，只要瞧見一個稍稍平整一些的女子，一雙色眼，即盯住了不放。如今聽得子和叫他猜這一回到倉前來的目的，早料到因了女色，可是兩天工夫，並沒有見著絕頂姿色的女子，不稱子和的心意，因此問著自己，便假作不知道：「大少爺的心意，我如何猜得出來呢？還是請大少爺說明了吧，倘是能得效勞，無有不承命之理。」子和笑道：「老錢，你自以為聰明絕頂的人，怎地這一些也猜不出來呢？除了刀巴之外，還有什麼大事呢。」寶生笑道：「大少爺，雅雲、瑞香不是刀巴不成？」子和嘆道：「老錢，不要再假疾痴呆，究竟這裡有沒有好的？倘能大少爺的中意，成功之後，自當重重相謝。」寶生聽了，覺得這一回確是沒見好的女子，若能得著一個，替替了和牽馬成就，這個好處，何有說得。便一言不發，暗暗思想鎮上可有絕色女子，可以使子和化掉一筆大錢，自己從中取利，想了一回，猛然被他想起了一人，暗想子和若是瞧見了這個女子，管教他魂靈兒飛上了半天，怕不使他神魂顛倒，求教自己，自己即能在裡面大得其利，騙子和的大把金錢。想定主意，先哼哼唧唧的一笑，子和見了，忙問道：「老錢。笑些什麼？難道我的脾胃，你還不知道嗎？」寶生忙道：「大少爺的心思，我早已知道，方才因想起了一人。所以笑起來了。」不知想起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